

“写人·立线·破题”：

《山花烂漫时》为何这么燃？

近日，由费振翔导演、袁子弹等人编剧、宋佳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因高口碑、高品质成为业界既叫好，观众又叫座的现象级作品。本剧以现实英模原型为基础，以温暖现实主义为创作底色，不煽情、不刻意、不夸张，讲述了张桂梅筹建云南华坪女中，改变大山女孩命运的真实故事。全剧尊重现实基础，在非虚构写作的叙事基底中，提炼出“一枝红梅”（张桂梅）、“一座灯塔”（华坪女中）、“一束星火”（女高教师）、“一片沃土”（基层干部）、“一种可能”（走出大山的留守女孩）的叙事重点，凸显出本剧强调“写人、写事、关注个体”的叙事策略，让观众既熟悉又亲切的真人故事变成了一部好看的“燃”剧。



图片来源：网络

直视信仰：

用“漫感”叙事再现人物事迹

文学即人学，人物形象塑造是检验一部影视作品的重要标尺。细数近年热播电视剧作品，从个体到群像，从原型到再创作，人物形象塑造越来越生动。张桂梅作为家喻户晓的时代楷模，早已从报纸、纪录片、电影等媒介进入到公众视野，感动千家万户。如何再现与表现被广为熟知的人物形象？如何脱离“伟光正”的创作套路？是本剧叙事面临的难题。

然而为了使得英雄信仰令人信服，很多影视剧又陷入了另一个创作窠臼，它们乐于以“小人物成长”的叙事思路来塑造“大写的人”，他们多半为“利”出发，在逐利的过程中激发出了个人信仰。例如《八角笼》中的向腾辉一开始是想用孩子们赚钱而走上了拳击教练之路；《我不是药神》中的程勇因家庭危机不得不接下走私假药的工作，最终在目睹了一系列草根众生相之后，开始为病人的生存权而抗争。反观《狂飙》，从一开始就坚定与黑道势力斗争到底的安欣似乎总是缺少了可信度和感染力。因此，不少英模剧书写英雄却不敢直视信仰，宁可选择去塑造“有缺陷的英雄”。

而本剧编剧袁子弹直言“要坦坦荡荡书写崇高，大大方方畅谈信仰。”《我本是高山》将张桂梅办女校的初衷归因于继承丈夫的遗志，《山花烂漫时》却不再纠结“崇高”的理由，丝毫不带“畏难”情绪地将张桂梅塑造为一个纯粹的人。

在表现张桂梅的人物形象时，本剧借鉴了极符合年轻审美的“漫感”叙事，即不将刻画有动态成长线的“圆形人物”作为第一要义，一定程度上将人物脸谱化处理，但将人物最鲜明的特征推演到极致。该剧反复围绕着张桂梅执着追求和厚德载物的高尚品质做文章，让她这一性格特征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激发出化学反应，反而从执拗中书写出了真实与可爱。张桂梅纯粹的像漫画中横冲直撞的热血青年，全剧第一场戏从与相亲队抢夺华坪女中的“0号”学生谷雨开始，面对不讲理的乡亲，她气势汹汹地“抢走”自己的学生；面对领导时，她敢于击破一切的“场面话”和“面子工程”，从不遵循官场秩序；而面对学生她饱含激情，甚至鼓励同学们写下清华大学这样的目标院校……张

桂梅的“崇高”是极具生命力和穿透力的，对自我信仰的坚守到了几近执拗的程度，在建女校这件事上她始终保持着绝对坚定的领导者形象。

同时，“漫感”叙事自带幽默感，消解了英雄叙事的悲情和宏大，以举重若轻的方式让信仰落地。当听到领导给自己钓来了“大鱼”，张桂梅坐着运猪车连夜赶回学校；女高没有单独的厕所，唯一的男老师只能晚上不停地起夜护送学生上厕所……再宏伟的事业终究也是由平凡日子里的喜怒哀乐组成的，而现实往往比虚构情节更具戏剧性。剧组经过细致入微的考察后，大山情境下的戏剧性情节便如泉水般自然流淌。

好看的故事线：

青春校园剧与奋斗励志剧的融合

传统意义上的主旋律剧集容易出现说教，抑或是歌功颂德的叙事模式，缺少观剧快感与审美体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缺少类型化的创作意识，尤其是在故事主线设置上缺少戏剧冲突和矛盾。

该剧的故事主线并不复杂，但却融合了两种叙事类型。一是在张桂梅带领下兴建华坪女中的主线，展现了以奋斗精神为主题的励志剧类型。张桂梅与相亲队抢谷雨是本剧的开篇，也是全剧的缩影。在激烈的争吵中，展现出张桂梅在全剧中要完成的“办学育人”的贯穿动作。张桂梅的这口气将老师和领导团队拧成一股绳，他们要闯过一个又一个的关卡帮助大山女孩们改变命运，同时也要在两难之境中实现“我生来就是高山，欲俯视平庸的沟壑”的理想主义信念，营造出一种特殊的中式浪漫。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类型贯穿其中——青春校园剧类型。国产校园剧近几年几乎销声匿迹，而该剧则敏锐地把握住了“校园”这一叙事场域。虽然定位为英模剧，但该剧对于学生群像的刻画并未停留在特殊的大山语境下，而是将其扩展到青春校园中普适的自我认同、爱情萌芽、攀比竞争等各个问题层面，网友更是将其称为“大山版的《我的天才女友》”。前有谷雨和蔡桂芝亦敌亦友，既在学习成绩上暗暗较劲，又互相怜惜互相鼓励；后有“华哥”初潮时以为自己患了绝症，在张老师

的引导下渐渐开始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学生们所面临的不单单只是“大山里考学”这一件事，更要在青春期中实现自我人格的完善。

剧中的两条主线交错叙事、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奋斗励志与校园青春的融合类型，让该剧充满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

关注个体：

公众议题与个人关切的结合

正如社会学者奈特·米尔斯所言，对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路径是选题要兼顾大众所关注的“公众议题”和个体所强调的“私人困扰”。近年，《山海情》《县委大院》《幸福到万家》等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将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有机结合，展现了“脱贫攻坚”“基础教育”“援疆支边”等重要国家发展战略，也就是大众所关注的公众议题。但在宏大叙事中，要做到人情入理、让人信服，很重要的叙事策略是聚焦个体所关注的“这一件事”。

正如前文所说，本剧坦坦荡荡地书写张桂梅的信仰，因人性而产生的信仰游移则在配角团队中展现。重点大学毕业的姚小山来到女高工作却沦为了同届中混得最差的，因而几次三番地想要辞职；蔡虹老师怀着对教育的热爱来到了华坪女高，而艰苦的环境以及不对等的微薄薪资最终让她选择了离开……全剧始终以平视的视角关切退缩的人，理解并允许“动摇”的存在。

其次，真实感源于对困境的具象化呈现。全剧以几近白描的手法呈现山村女性的生存状态：谷雨的父亲为了三万块钱就将十四岁的娃娃送去相亲，妇女因被陌生男人拉了下衣服就要自缢保清白……这些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细节描写将山村的苦难奇观落地化表现，由几个典型事例折射出了当年存在于西南大山中的普遍情况。

该剧不回避社会问题，敢于把社会问题作为叙事困境与叙事压力直面人物，通过剧中人物映射现实生活中为了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的人。诚如编剧袁子弹所言：“本剧不绕开贫穷和落后问题，不绕开重男轻女问题，不绕开信仰问题”，只有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作品才能展现出真善美的人性之光和文化价值。

来源：光明网